

唐摭言

研究

TANG ZHI YAN

YAN JIU

陶绍清◎著



《唐摭言》研究

TANG ZHI YAN

YAN JIU

陶绍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摭言》研究 / 陶绍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161 - 4117 - 5

I. ①唐… II. ①陶… III. ①笔记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五代②《唐摭言》－研究 IV. ①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99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何又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 文 域 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序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做专书研究。就中国古代文学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比较起来，许多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专书，虽然学者经常使用，但无论文本校录或专题研究，都还很不够。这类书历代都有，可以举出很多。2004年，当陶绍清开始从我读博时，我即表达了这一看法，并与他一起分析了许多专书的文本状况和研究意义，最后确定做南汉王定保的《唐摭言》。在选题确定后，陶绍清全力以赴，从该书的存世文本的调查入手，充分搜辑前人有关该书的研究成果，并仔细阅读分析文本，重新校订文本，在此基础上，一边做该书的会校会证，一边就该书有关的重大问题，展开专题研究。2007年，以学位论文《唐摭言研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授学位。毕业工作后，他的研究并没有停止，继续增订补充二稿，陆续写定。《唐摭言校证》约40万字，已交中华书局，不久可以出版。本书则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有很大规模的增补，总字数也有三十多万字。

《唐摭言》是一部很特殊的著作。就历代书志著录言，多将其收入子部小说家类，似乎与专记名人轶事的世说类著作接近，但若就内容言，它具有非常明确的主题，即仅记录与唐代选举有关的事实。且全书有统一的著作规划，纲目分明，且努力还原唐代科举生活的全景状况。但凡要研究唐代科举或文学，《唐摭言》都是最重要的基本典籍之一。虽然该书的记载在宋以后曾无数次被他书转引，许多记载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的记录，其实追本溯源，如果王定保不在中原大乱，文献荡焚，自己又僻居南方的不利条件下，努力记录珍贵的科举史料，许多文献和人物将不为后人所知。在此我想举以下这些例子。

《唐摭言》全景式地展示了唐代科举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朝廷有关科第的基本诏敕，进士科之举行始末，涉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进士从乡贡州府解到礼部试的程序变化，放榜后的谢恩、期集、过堂、关试、讌名等活动的盛况，其中尤多他书不载之珍贵事实。如京兆解送所涉等第举废之始末，府元落第和等第罢举的特殊案例都很重要。所录会昌三年王起再知贡举后，旧门生周墀为诗以贺，王起与全榜弟子一起作诗应和，是目前可知唐代完整记录进士登第名册三榜之一（另二榜为贞元八年，因《韩愈文集》宋人注而存，乾宁二年因《黄滔集》宋人附录《登科记》而存）。

《唐摭言》广泛地记录在科举制度大背景下文人生活与命运的各类悲欢离合故事，其中涉及几乎唐代文学有关的所有重要人物在名利场上挣扎努力的众生相，铺展开来正是唐代科举与文人命运交织错综的瑰丽长卷。王定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采取一般史家喜欢的褒贬手法，多取可观记录的态度，记叙人物的有趣细节。既写主持考试的考官在进士录取时的爱才和节操，也不回避在去取时考官之挠闷无奈，也揭出在考场以才取人背后的诸多交易与内幕。当然在奔走名利场的时候，低位者难免因求人干谒而不免显得可怜无奈，但似乎王定保更愿意表彰行事独特、性情张扬的人物，而他很大的同情则给予那些有才气而不能苟合，终至歿世不遇的悲情人物。卷十专列《海叙不遇》和《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两节，记录了几十位怀才不遇的人物。当韦庄奏请时，恰是他进士登第的前后，应是亲历之事，故这部分的记载，主要摘自韦庄的叙述，其中著名诗人即有李贺、孟郊、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罗邺等，诸人事迹多赖此以存。当然，也不必讳言，由于他的记录广及唐一代，许多前辈事迹只能根据前人传闻或他书记录以存梗概，常不能避免一般轶事笔记讹误不实的通病，有待学者的斟酌考索。

《唐摭言》附收唐人与科举有关的原始文献。就所收唐人文章来说，如李华《三贤论》、李翱《感知己赋序》、《与弟正辞书》、《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等，他书也有记载，不算稀罕，而如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上燕公书》、毛杰与卢藏用往复书、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崔顥《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任华《上严大夫笺》、《与京尹杜中

丞书》、《与庾中丞书》、《告辞京尹贾大夫书》、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书》、史袞《上李中丞书》以及山东野客移刘晏书等。不仅因为这些作者多为著名诗人，也不仅因为该书而保存佚文，更重要的是这些书信揭示了在唐代科场活动中一群具有独特个性与傲兀情怀的特殊人物，是唐代科举研究最珍贵的原始记录。如山东野客移书是对科选滥进的抗议书，所涉刘晏、常衮、杜亚诸人之劣迹，“使五千之人嚣然腾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史传远不及此翔实。再比如王泠然的两通书信。与高昌宇书作于开元五年其登第后不久，目的是请高提携自己，也叙及以往高对自己的关照，但仅因高使宋城没有言及自己，因此谴责高“公之辱仆，仆终不忘其故”，要求高“稍垂后恩，雪仆前耻”，“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在今人看来，似乎狂妄而不可思议，但恰真实记录唐人进士及第身价暴涨后的自信满满。张说在玄宗时三度为相，尤以照拂提携文士为世所称。王泠然上书目的是向张自荐，但对张充满谴责，既云“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又说张受苏颋恩，“今苏屈居益部，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又说张不能识人，“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过深矣”。最后才说到正题：“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有这样求人的吗？这正是盛唐人的张扬和傲岸。王定保选录的这些文章，几乎篇篇值得玩味，真好眼光。

《唐摭言》之价值既如前述，至其研究之学术难度，也可略述。就文本言，《唐摭言》全书具存，至今通行的即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57年版，其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曾重印）、黄寿成点校本（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本（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姜汉椿《唐摭言校注》则偏于语词的解释。但如继续探究，则存世文本则问题尚多，其书曾被宋以后许多典籍反复征引，其所涉人事、制度、诗文、语词、风俗需要广征唐代存世典籍来加以释读，其所载唐代科举、铨选之诸多事实也有待学者比读文献后作出深入的诠释。就此来说，《唐摭言》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真要做好又谈何容易。

绍清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在广征善本的基础上理清此书之版本源流，以求在写定文本的基础上对全书作文本的疏通和史实之笺解，

二是就与此书有关的重大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他提交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后一部分的工作，目前增改出版的文本与当初已经有很大加工。所分六章，我特别有兴趣的是以下几部分。

有关王定保家世和生平的研究，前代学者如钱大昕、刘毓崧、方成珪、余嘉锡、岑仲勉，今人王素、李方均曾有所考证，由于记载零散，文献匮乏，至今仅能得其大概，要作实质性的推进很难。绍清以三万余字的篇幅详尽地加以探究，有不少新的发现，如根据唐代王氏家族谱系的遗存，证明王定保出自琅琊王氏流落到南昌的一个较远的支系，与王方庆、王溥等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利用《万历新修南昌府志》的记录，还原王定保少曾栖隐庐山、任宁远军巡官以及出使荆南和杨吴的经历。虽然都属细节，但对理清王定保生命历程、了解他的行踪交游，并进而据以理解他的著作，都是有价值的发现。

有关《唐摭言》的文献来源，绍清以六万字的篇幅，分为六个部分来加以论列。所列六部分为：一、唐国史、实录、诏敕等史籍。二、官修私撰《登科记》。三、唐五代诗文集。四、唐五代笔记杂史。五、咨询于前达间。六、个人闻见。各部分论列都很详尽。我只想补充说，今人经常以稗官轶事来看待唐人笔记小说，其实不太准确。这些笔记中，各书性质和文献取资各异，记述之可靠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其中如《大唐新语》和《谭宾录》基本取资于国史实录，《北梦琐言》之后半部多援据五代实录，叙事多较信实，与一般采据风闻俗传者如《云溪友议》之类书有很大不同。在这方面，《唐摭言》最可称道的是其信实的著述态度。王定保是唐一代科举的殿军人物，他虽也曾奔走名场，但他之进士及第距离唐亡仅七年，发生在科场上的众多名家往迹他只能靠前贤议论、文献记录来加以叙述。书中有关制度变迁、科场规制以及朝廷举措部分，所据文献均极其可靠。而在笔记中大量采录前人书状奏启的全文，似乎以往笔记中也不多见。至于寻访前贤或自述所见，书中也一一说明。由于对《唐摭言》作了全书逐条逐句的笺注，比较了该书纪事与他书的同异，他的这部分论述足以令人信服。

有关《唐摭言》成书时间的考定，绍清大抵同意刘毓崧作于贞明后的意见，对书中涉及后梁的记录，以及与容管、荆南有关叙事之仔细分析，得出作于大有初的结论，应可为定论。

有关《唐摭言》所具文学价值和科举文献价值的讨论，由于傅璇琮先生名著《唐代科举与文学》早着先鞭，阐述至详，很难有新的拓展，绍清也有意识规避重复，因此着重在《唐摭言》所见故事之嬗变、浇漓的士风与文风、科举文学创作等方面加以探讨。许多细节的探索都饶有趣味。比如裴度还带的故事，《唐摭言》有记载，《芝田录》则说是白敏中事，后代的杂剧、拟话本和戏文再三加以演绎，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从个案可以看到文学演变的若干轨迹。再如从“行卷与门荐”来论述权要的社会推手，以主持会昌三年科举的王起与此年状元卢肇的关系来考察，举出《全唐文》所收卢肇《上王仆射书》的行卷献赋为例，揭出王起在放榜前曾就录取名单征求过时相李德裕的意见，而李德裕对卢肇作过推荐，这是一层关系。而《册府元龟》所载李德裕奏闻要求主考官向宰相呈榜的旧例，任由有司决断，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是第二层关系。《唐摭言》记载会昌三年放榜后主司与门生唱和极一时之盛，绍清则揭出《唐诗纪事》所载中书覆奏，要求进士及第后“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似乎即针对王起此榜而发。这是第三层。能够如此多方位多层次地揭示与《唐摭言》有关事实的解读，可见作者用力之勤。

在本书完成的同时，绍清还完成《唐摭言校证》一书，主要解决该书的文本写定和文本理解问题。我得缘先期见到该书稿，理解绍清为本书研究，前期在基础研究方面曾投入怎样巨大的努力，有必要在此稍作介绍。在卷首《唐摭言》存世版本记录中，他提到 34 种文本，虽然其中许多为近代以来辗转翻印本，在校勘上并不都具有价值，但就此可见他在文本搜辑方面用力之勤。在此基础上，他确定以复旦大学藏清乾隆二十一年雅雨堂初刊本为底本，以诸十五卷钞刻足本和《说郛》、《稗海》等所收节录本对校，再次以《唐国史补》、《太平广记》、《唐诗纪事》、《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唐文粹》等诸书参校，所涉诗文亦参考相关别集校订。由于能够如此广泛地参校文本，他所校订的《唐摭言》文本可望形成一个为学者广泛认可的新本。同时，他还广征文献加以考证诠释，以期给读者阅读本书提供方便。在这里试举几例。其一，王播早客扬州木兰院饭后钟的故事，为后代广传，王播出镇淮南后重游

题诗，文本有“三十年前此院游”和“二十年前此院游”的差别，何者为是？绍清在检核各文本差异的同时，再论证王播贞元十年（794）登进士第，长庆二年（822）出镇扬州，其间相隔二十九年，从而论定“三十年”为是。其二，为解释乡贡进士“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句，他列举《通典》卷一五“每岁仲冬”即十一月入贡的记录，然后寻检唐历代诏书关于岁贡时间的具体规定，从而证明《唐摭言》的记载更为可靠。其三，如卷二载京兆等第榜，各本均云“大中七年，韦澳为京兆尹”，仅国家图书馆藏韩熙清抄本“七年”作“十年”。绍清梳理群书中有关韦澳仍职京兆有八年和十年的不同，最后根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的记载，确定为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从而纠正《唐摭言》在长期流传中的讹误。当然可以补充的仍有，如卷一录会昌五年举格节文，绍清查检《唐大诏令集》、《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全唐文》等书有关此次大赦的记录，后四书有记录而内容皆不同，因而怀疑“此举格节文或即以此赦文主旨为据有叙及”。其实据《五代会要》和《宋刑统》所载五代赦文与节文的比较，可以知道节文为有司为落实赦文所载政策变化，所作相关落实措施的细节规定。《唐摭言》此处所录节文，他书不载，所载会昌间对天下诸道州府解送进士名额的规定，尤其珍贵可信。此外，与《唐摭言》有关的新出文献和今人研究也还有待补充。还以会昌三年榜进士为例来说。樊襄墓志已经出土，见《河洛墓刻拾零》；孟宁，《唐诗纪事》五五作“孟守”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认为其诗“科文又主守初时”，守即自称其名，名守也与其字处中对应；石贯事迹则有《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期曹汛《石贯诗事》可作补充。文史考据与文本解读是极其辛苦而又很难一次完成的工作，绍清在完成校证后的自述中也有同感。最近几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套古典文学今注丛书已经有许多种出了增订本，是作者和出版社不断探索力求完善的结果。我也希望绍清在《唐摭言》二书完成后，能继续关注，不断修订，以求尽量臻于善妥。

本书与《唐摭言校证》的出版，是绍清十年努力的结果。祝贺的同时，更寄望开拓新的课题，取得新的成就。

陈尚君

2014年3月23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引言	(1)
第一节 《唐摭言》的学术地位及影响	(2)
第二节 《唐摭言》的研究与利用	(7)
第一章 《唐摭言》作者王定保世系及生平	(10)
第一节 琅琊王氏世系考	(10)
一、先唐世系及迁徙	(10)
二、隋唐五代世系	(16)
第二节 王定保家世考	(22)
一、关于定保之郡望	(23)
二、王溥、王搏与王筠	(26)
三、王起与王涣	(27)
四、定保之父	(29)
第三节 王定保生平事迹考辨	(31)
一、王定保之字	(32)
二、王定保之本贯籍里	(32)
三、栖隐庐山考	(33)
四、南下湖湘在天复元年考	(35)
五、官为宁远军巡官而非容管巡官及其时间	(38)
六、依广州刘隐时间	(39)
七、出使荆南当在贞明三年	(41)
八、不当为杨行密礼遇考	(43)

九、定保之卒年	(43)
十、王定保谙练典章制度	(44)
十一、王定保不可能见到孙光宪	(45)
十二、定保“心系唐室”辨	(46)
第二章 《唐摭言》的流传及版本源流考	(48)
第一节 五代迄明《唐摭言》的著录及流传	(48)
第二节 清代的集中钞刻和流传	(56)
一、影宋钞本系列	(57)
二、雅雨堂丛书本	(60)
三、啸园丛书本	(62)
四、学津讨原丛书本	(63)
五、阁本和荟要本	(64)
六、周星诒校黄丕烈藏钞本	(65)
七、厉鹗校跋本	(68)
八、朱彝尊藏本	(69)
九、王士禛钞本	(71)
一〇、管庭芬钞本	(72)
第三节 清代钞刻本关于“白头”、“白头”本之争	(80)
第四节 明代以降的节录本和民国迄今的初步整理	(82)
第三章 《唐摭言》文献来源考	(87)
第一节 唐国史、实录、诏敕等史籍	(88)
第二节 官修私撰《登科记》	(104)
第三节 唐五代诗文集	(114)
第四节 唐五代笔记杂史	(125)
第五节 咨访于前达间	(144)
一、江西钟传幕府诸人	(144)
二、京师诸人	(146)
三、南汉幕府诸人	(151)
第六节 个人闻见	(154)

第四章 《唐摭言》编纂体例研究	(157)
第一节 《唐摭言》的编纂始末	(158)
第二节 《唐摭言》成书时间考	(163)
第三节 《唐摭言》的编纂思想	(172)
一、唯进士及进士科最重	(173)
二、鄙薄士风，惩戒未来	(174)
第四节 《唐摭言》的编纂体例	(177)
一、直接征引文献原书	(178)
二、对文献辨证与整合	(180)
三、以论赞体现科举观	(181)
四、《唐摭言》体例的影响	(183)
第五章 《唐摭言》文学价值研究	(188)
第一节 《唐摭言》故事嬗变	(189)
一、“裴度还带”事	(189)
二、王勃作《滕王阁序》事	(191)
三、王播碧纱笼题诗事	(194)
四、孟浩然无官受黜事	(196)
五、“崔张不协”事	(196)
六、薛书记《十离诗》事	(197)
第二节 科举与士人心态	(198)
一、求举之路的激昂奋发	(199)
二、进士高中的傲然狂欢	(202)
三、科场失意的惆怅愤怨	(204)
第三节 浇漓的士风与文风	(206)
一、风气：左右士人的环境生态	(206)
二、先辈：举子的能量聚合	(215)
三、行卷与门荐：权要的社会推手	(221)
四、拔解：文人小社会，科举大舞台	(227)
第四节 萍萍大端的科举文学创作	(230)

第六章 《唐摭言》科举制度文献价值	(236)
第一节 可以补史的科举史料	(236)
第二节 可以纠史的科举文献	(244)
第三节 科举文献的互证	(248)
第四节 《唐摭言》文献史料之阙失	(252)
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82)

引言

20世纪迄今的唐五代文学研究，唐五代笔记作品的出版虽因承清季大型丛书的印行而屡刊不辍，但针对笔记的专门研究却寂寥冷淡。归其原因，正如陶敏先生所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观念，即对笔记的性质、特点缺乏明确的认识。”^① 唐五代笔记（笔记小说），往往是搭唐五代传奇小说研究的便车，以致两者常常混为一谈。文体特征的不清晰认识、界定和区分，给包括古代笔记研究都造成种种不便，也给古代小说研究造成诸多困难。同时，历代笔记作者，虽然写作态度是严谨的，但大多标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作，其学术和历史价值固然无可厚非，但诸多的史料的精确性仍然有待全面厘正，这样造成史学界在征引使用中常常小心谨慎，阙疑存惑，而文学社会学研究则又多不辨是否，作为信史直接使用，这和两个学科的一般研究方法有关。除了《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引用一些笔记史料，历代对笔记的态度游离不定，这其中与笔记写作及内容本身的随意性有相当的关系。全盘接受与因噎废食，无论对于史学和文学研究，并不都是有益的态度。

《唐摭言》是唐五代重要的笔记作品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②。是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两部专门文献之一（另一

^① 陶敏：《唐人笔记研究整理工作的一点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年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唐摭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86页。

部是《登科记考》），不仅大量记载了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形态、变迁等史实和保存了当代大量与科举相关的诗文作品。尤其重要的是，是书还记录了诸多唐五代文人围绕科举的栩栩如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对当代文人生活、思想、交往以及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对《唐摭言》的系统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史学和文学意义。

第一节 《唐摭言》的学术地位及影响

《唐摭言》“以乐闻科第之美”（卷三《散序》），编纂目的明确，体例也经过仔细斟酌编排，以类相从。从现存所谓十五卷“足本”来看，全书除了极少几条用类似《前定录》谶纬迷信和用较明显的小说笔法写人状物外，几乎完全是以补史阙的史学方法。也即言，《唐摭言》摒弃了虚幻想象的小说传奇笔法，与晚唐五代的传奇小说别驰一辙。刘毓崧鄙斥“唐末进士罕能谙练典章”时，称赞定保“莫不胪陈积弊，慨念盛时，此其识力之高可知也”，为“论者多谓定保为浮华之士，《摭言》为琐细之书”^① 辩诬。应该说，无论从作者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编纂思想上，还是从现存文本看，它都足可称一部唐人记录当时科举制度的兴替革新，以及时人围绕科举而进行的一些文学、社会活动的专门性著作。“唐重科目，举措分殊，有国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毕识，后代得闻其遗制”^②。似乎不能简单地用“笔记小说”这样有小说倾向的概念来涵盖，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更是天壤殊途。从史学意义上，是对唐代科举制度“小大毕识”的系统性的忠实记录。文学意义上，记录了许多唐五代文人围绕科举的栩栩如生的文学活动，“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客观地说，《唐摭言》的史料文献价值是不低于其文学价值的。

《唐摭言》既述制度，“多史志所未及”，又兼叙文人行迹，“验士习之淳浇”；既似随意为之（实精加编纂），有道听途说的痕迹，又首

^① 刘毓崧：《〈唐摭言〉跋》，载《通义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民国刘氏求恕斋丛书本，第1546册。

^② 朱彝尊：《摭言足本跋》，《曝书亭集》卷52. 四部丛刊初编本。

尾呼应，系统完整；既叙类似街谈巷语的“京华故事”，又杂以史家“论曰”标志的史事议论，并“小大毕识”地记录“应举登科杂事”，所以在历代书目著录中的位置也游离不定。我们不妨简要胪列《唐摭言》在后代部分公私目录中的著录情况（见表一、表二）：

表一 《唐摭言》的著录情况^①

	宋志	通志	通考	郡斋	解题	遂初	崇文	国志	渊目	宝文	菉目	澹生
子·小说	●	●	●	●	●	●	●	●				●
子·杂家									●	●	●	
史·政书												
子·杂记												
	近古	玄赏	徐氏	绛云	四库	荟要	郑堂	万卷	艺风	藏园		
子·小说	●	●	●	●	●	●	●	●				
子·杂家									●			
史·政书												
子·杂记										●		

^① 注：为列表之便，以上书目均用简称，全称如下：宋志：（元）脱脱等《宋史·艺文志》；通志：（宋）郑樵《通志》卷68《艺文略第六》；通考：（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6《经籍考四十三》；郡斋：（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3下；解题：（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遂初：（宋）尤袤《遂初堂书目》1卷（《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海山仙馆丛书本，第1145页）；崇文：（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3（原卷27小说类上，粤雅堂丛书本）；国志：（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4下；渊目：（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8；宝文：（明）晁公武《宝文堂书目》中；菉目：（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卷3；澹生：（明）祁承爌《澹生堂藏书目》卷7；近古：（明）佚名《近古堂书目》；玄赏：（明）董其昌《玄赏斋书目》卷6；徐氏：（明）徐渤《徐氏家藏书目》卷4，（以上见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绛云：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见北京图书馆编《稿抄本明清藏书目三种》页445）；四库：清《四库全书总目》卷140；荟要：《四库全书荟要》；郑堂：《郑堂读书记》卷63（见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8，第1252页）；万卷：（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99（见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9）；艺风：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2（见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7，第178页下）；藏园：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9，第752—753页。

表二 《唐摭言》在部分丛书及当代书目中著录情况
(除去分册不分类如雅雨堂丛书等)^①:

	备要	集初	五朝	五观	综录	北图	北师	提要	文要	内蒙	天津	港目
子·小说												
子·杂家						●	●					
史·政书					●			●		●	●	●
史·杂史	●											
文学类		●										
琐记家			●	●								
志人类									●			

为了更易看出《唐摭言》的著录随时代变化的情况，我们将清末民初的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置于上表之末。从两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目录学家们对《唐摭言》在目录学上的定位差距。自宋迄清，除了《文渊阁书目》等少数几种将《唐摭言》列入子部“杂家类”之外，其他书目几乎一致地归入“小说家”类中，这也正反映了古人对小说和小说家的理解。缪荃孙和傅增湘是民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非常活跃的著名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既有精深的传统目录学根底，又对现代目录学发凡起着重要的领军作用。余嘉锡曾称赞傅增湘“于板本、校讎二者，自道其所得，实能开来自目录家所未有”^②。傅增湘所经眼的《唐摭言》有三种本子，即明残钞本、清宋兰挥手录王士禛跋本和清厉鹗校丛书楼钞本，三种钞本均为众多钞本中的佳品。《藏园群书题记》中，傅先生将被王士禛视为与《摭言》同为“皆秘本可贵重者”的《封氏闻见记》也列于子部“杂家类”^③，

① 注：为列表之便，以上书目均用简称，全称如下：备要：四部备要；集初：《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版，第1935—1938册；五朝：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五观：五朝小说大观唐人百家小说；综录：《中国丛书综录》第464页；北图：《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1459—1460页；北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第151页；提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59页；文要：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第123页；内蒙：《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联合目录》第06447条，上册，第388页；天津：天津图书馆编《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港目：贾晋华《香港所藏古籍书目》。

② 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③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页。